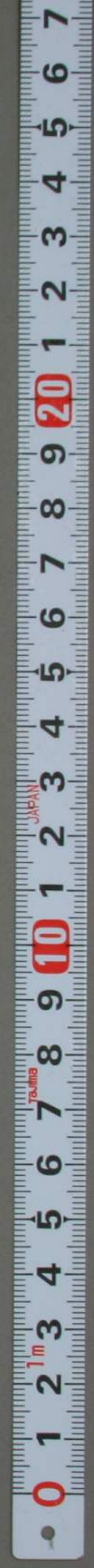


蘇東坡詩集

游覽卷之下三
古蹟四

特別
A18
37
5





和18
門 號 37
卷 5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三

游覽下

游徑山

十朋案徑山事狀云徑山乃天目東北峰也中有徑路以通天目故謂之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鞵相迴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

古蛟龍淵

歐公水經曰於潛縣北天目山極高峻東面瀑布下注成沼名曰蛟龍池池水入西溪西溪合于浙江十朋徑山

事狀云國大帥因獵者導自重岡之西至于危峰之北石巖之隈坐于石牀之上頃有素衣老人前而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以至此曰自師到此吾屬五百皆不安息師若久住於此我將挈其屬歸天目願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師許之乃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峰之間中有大淵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淵當漲留一穴水慎勿澆之我將時至而衛師今此一穴尚存謂之龍井言訖不見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連夜不息及明既霽秋水盡涸漲沙遂平北峰之隙復有草菴可居師乃止焉菴蓋龍所為今菴基見在諸州不生

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

歐公道人指言欽禪師也十朋事狀云大師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年一



十二馬素禪師見而識之躬為去髮謂師曰汝乘流而行遇徑而止師主
臨安東北山下而問之樵者曰此山中謂之徑塢乃求挂錫之地四顧無
人適遇苦蓋覆置架師就之宴坐精神貫山石為裂云永奉中

獵者見之以其地結廬與師居之精神貫山石為裂云永奉中
師坐北峰石屏下見白衣儒士拜于前自言是中子山人也長安佛法有
難我聞師道行高邈願度為沙彌往救師曰汝有何術對曰我誦俱胝觀
音咒其功無比師曰吾坐後石屏汝能咒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屏裂為
三片今謂之喝石巖師知神異為去髮給衣賜名惠崇至京師與術士競
惠崇告

勝云 天女下試顏如蓮續高僧鬼戒行嚴潔有一天女寄宿寒
窗煖足來撲渥次公撲渥兔也木蘭歌唯兔脚撲朔唯兔眼迷離

於杖屨 夜盃咒水降蜿蜒厚佛圖澄傳襄國成軌水源枯竭石勒
之閒 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
坐繩牀燒安息香咒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
許有頃水大至次公大注所引非鉢中降龍事抱朴子云外國方士能神
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餘丈方士一吹
縮至一寸取著壺中遇旱出龍而雨集此事相類

雪眉老人朝叩
門次公宣室志載任頊居深山中嘗一日閉關願為弟子長參
書坐一翁叩門來謁曰我非人也乃龍也

禪次公龍見孫思邈稱弟子以為言十例此以上並係徑山實事當爾
以徑山事狀注者為是如趙次公注者皆齊合但不欲盡去之

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

破朝鐘莫鼓驚龍眠晴空仰見浮海蜃落日下數

投邨為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共烹煎續莊子

寇也膏火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

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山木自

龍井水洗欲看細字銷殘年病眼有效

冬至日獨游吉祥寺

井底微陽回未回次公月令冬至蕭蕭寒雨溼枯荻何

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則水泉動故云

後十餘日復至

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裁次公此言東君止

著寒梅而已此

文蔚堂

以為意也千朵深紅。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
則言吉祥寺之牡丹。厚鶴林潤州寺名其事。殷七七字文祥。周寶舊識。及移鎮浙西。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月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僧自天台移種之。自後營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二女子共游樹下。俗傳女子花神也。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作非時花。今重九將近。能開此花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為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玄所命。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然此花非久。即歸闕苑矣。於是女子瞥然不見。及九日爛熳如春。寶驚異。游賞累日。花俄不見。其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闕苑矣。

游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麓。次公何山以何錯讀書得名。故後句云高人讀書夜達旦。上徹雲峰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

翠雲鬟。碧瓦朱闌縹緲間。次公杜詩碧瓦朱甍照城郭。白水田頭問

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

鶴鳴夜半。援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春秋縣露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生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我今

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子仁梗陽人有獄。魏戌將受賂。閻沒女寬諫。入比置

三歎。魏子曰。置食三歎。何也。曰。辭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檻前冰沼忽生鱗。次公鱗蓋言水也。郭景純遊山詩。閭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也。老來厭伴紅裙醉。病起空

驚白髮新。臥聽使君鳴鼓角。厚晉王述為會稽太守。以母喪居郡境。王羲之代述止一甲。述

每聞角聲謂羲之當詣已如。試呼穉子整冠巾。須溪既邀先生尋

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則整冠中而往。曲闌幽榭終寒窘。一看郊原浩蕩春。

自昌化雙谿館下步尋谿源至治平寺二

首子功案昌化縣圖經云雙谿館在縣治前

亂山滴翠衣裘重。雙澗響空窗戶搖。飽食不嫌谿

筍瘦。穿林閒覓野芎苗。却愁縣令知游寺。尚喜漁

人爭渡橋。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揚暉非

鉏豆。厚前漢楊暉答孫會宗書載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漢宣帝聞而惡之坐死

誰信劉章解立苗。援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燕飲進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太后曰若生而為王子

安知田乎章曰深耕溉種立苗欲厚陶潛為

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嘿然。夢歸時到錦江橋。次公錦江

縣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稻。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都大慈寺前所。過石橋是也。

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懸。

與周長官李秀才游徑山二君先以詩見

寄次其韻二首堯卿周邠字開祖汝南人

少年飲紅裙。續退之詩不解文酒盡推不去。呼來徑山

下。試與洗塵霧。堯卿王凝之妻謝氏譏弟兄學不進曰塵霧經心為天分有限邪癡馬惜鄣

泥。臨流不肯渡。援晉書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錦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

獨有汝南君。從我無朝莫。肯將紅塵脚。暫著白

雲屨。嗟我與世人。何異笑百步。功名一破甑。棄置

何用顧。厚後漢郭泰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隨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游學

更憑陶靖節。往問征夫路。援陶淵明歸去來云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陶謚靖節

十年知名生先

龍亦戀故居百年尚來去堯卿山中至今雨雹夜殿有龍嵒也

閣風纏霧而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北山前

築室安遲莫又恐太幽獨歲晚霜入屨同游得李

生側足隨蹇步孔明不自愛臨老起三顧續諸葛亮出師表言

巨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吾歸便却掃續江文通恨賦

云馮衍閉關却掃厚南史沈炯字初明閉關却掃無所交接誰踏門前路

再游徑山

老人登山汗如濯到山困臥呼不覺覺來五鼓日

三竿續劉禹錫詩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競蘭橈師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其色黃赤暈始信孤

雲天一握古語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次公芝田錄興元有路通巴州險峻處謂之孤雲兩角諺云孤雲兩角云天一握言極高也先生

本注止稱古語今詳注之平生未省出艱險兩足慣曾行犖确厚退之詩山石

犖确行徑微含暉亭上望東溟凌霄峰頭挹南嶽共愛絲

衫翠絲亂誰見玉芝紅玉琢白雲何事自來往明

月長員無晦朔山有白雲峰明月菴豕上雞鳴猶憶欽山前鳳

舞遠徵璞次公憶欽禪師也徵璞郭璞也欽禪師說法時常有白雞來聽璞詩天目山前兩乳龍飛鳳舞到錢塘平朋徑

山事狀云自國一大師居山猛獸不搏鷲鳥不擊有雞常隨法會不食生類師之長安雞長鳴三日不食而死今有靈雞豕雪窗馴

兔元不死注見前游煙嶺寒猿苦難捉從來白足傲

生死堯卿高僧曇始入道之後大有殊迹游化關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露汗天下咸呼白足案曇始和尚在關中時赫連勃勃斬

戮關中而始遇害連遭數刃盡不能傷於是隱遁山林後拓跋焘再入關中博陵崔浩猜忌佛法而專信天師寇謙皓為焘所任偽魏太平七年盡

滅佛教軍兵燒掠寺院僧尼苟有鼠者追捕得必梟斬始聞之乃下山杖錫宮門有司奏曰有一道士足白於面今到宮門焘令斬之不傷遽以奏

焘怒自以所佩刀斫之數下俱無傷損又法苑珠林曰白足阿練長安道人也戒行精高不怕黃巾把刀槊

次公劉禹錫白足赤髭之侶黃巾賊也後漢賊有赤眉黃巾之號榻上雙痕凜然在劍頭一

映何須角

以上皆山中故事干朋徑山事狀云第三代法濟大師諱洪諱吳興烏程人姓吳氏咸通八年嗣法位始至是山遇黃巢之亂巢之偏帥領卒千人至而見師宴坐不起以劍揮禪座者再見師神思湛然帥乃異之獻金寶再拜而去今禪座尚在二劍迹亦存云次公莊子道仁義於戴晉人之前猶劍首之一映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多

學靈水先除眼界花

龍井水洗眼有效注見前徑山詩

清詩為洗心源

濁騷人未要逃競病

梁武帝於華光殿燕飲聯句令沈約賦韻餘競病二字未賦曹景宗便操筆立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啼來殆鼓

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禪老但喜聞剥啄援退之詩剥啄啄有客至門

此生更得幾回來從今有暇無辭數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

彭城古戰國

彭城徐州也古大彭氏之國自春秋至唐末多戰爭之地次公漢高項羽劉裕皆起彭城

孤客

倦登臨汴泗交流處

援退之詩汴泗交流郡城角

清潭百丈深故人

輕千里足蠶來相尋

續吳入郢中包胥走秦乞師足皆生蠶

何以娛佳客

潭水洗君心

老守厭簿書先生罷函丈

厚禮席間函丈次公罷函丈言舒煥也時煥為教授

風流

魏晉間譚笑羲皇上

續魏晉間士尚清譚慕達節現名教吏事為俗陶淵明自謂羲皇上人

洪河

忽已過水色淥可釀君母輕此樂此樂清且放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味字

窗前堆梧桐牀下鳴絡緯

養源遜齋閒覽云浙人呼絡緯斯之善鳴者為絡緯織女

佳人

尺書到客子終夜喟朝來一尊酒晤語聊自慰秋

蠅已無聲霜蟹初有味當為壯士飲昔裂須磔蝟

城亦何有一笑瀉肝胃泛舟以娛君魚鼈多可餼

縱為十日飲次公史記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願與君為十日之飲未遽主人費吾儕

劉惔稱桓温眼如紫石稜須作蝟毛磔

俱老矣。耿耿知自媿。寧能傍門戶。啼笑雜猩猩。思賦猩猩啼而就禽。猩猩笑而被格。師猩猩形若狗。而人面善與人言。被執將死。則相對而泣。猩猩狀如人面。長黑身有尾。踵見人則笑笑。則唇掩

目。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蕭條歲行莫。迨此霜

雪未。明朝出城南。遺迹觀楚魏。齊楚魏滅宋三分其地。厚。壘城本宋地。而其後

風迫吹帽。次公吹帽使孟嘉事而退之。云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金菊亂如沸。願君勿

言歸。輕別吾所諱。次公劉先主言許汜之求。田問舍曰元龍所諱也。

游惠山 并序

予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瀾

堂。次公惠山在常州無錫縣漪瀾堂寺中堂名。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

肝肺間。已作冰雪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

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溼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屨

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緇磷。勝游豈殊昔。清句仍

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讒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

巢許鄰。謂竇羣。續竇羣扶風人。隱居毘陵。以節操聞。徵拜左拾遺。後為御史中丞。探李吉甫陰事。帝辨其誣。將誅羣。吉甫救之。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厚。楚人謂兩樹交陰之下曰樾。明窗傾紫盞。

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

子饑弄三百月續盧全詩開絨苑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豈如山中人睡起

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肩輿任所適次公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遇勝輒留連

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

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次公先生詩話自云僕為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

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自非至吳越不見此境也忽登最高堦眼界窮大千

卞峰照城郭敬夫吳興統記云卞山在烏程縣北一十八里震澤浮雲天子仁吳興統記云具

區數太湖也一名震澤廣一百八十三里

畢墟落生晚煙師陶淵明詩依依墟里煙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

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

炎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次公宋玉風賦曰起於青蘋之末今

故變用白蘋試選茗溪最深處仍呼我輩不羈人窺

船野鶴何曾下次公下字如列子鷗鳥舞而不下之見燭飛蟲空自馴遶

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次公管子弟子職篇危坐鄉師顏色

無作又漢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莊子顏回曰回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為心齋乎

把次公畢卓云左手持蟹螯溪月行遭霧雨霾鄉國飄零斷書信

弟兄流落隔江淮便應築室茗溪上荷葉遮門水

浸階

六百廿五
紫蟹鱸魚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數。次公杜詩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又後漢謠曰河間詭女能數錢碧筍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續

君房勝載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於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荷葉盛酒以簪刺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翁之名為碧筍歷下皆效之云酒味

運肘風生看斫脍。次公禮記深衣格之高下可以運肘也運肘風生亦依莊子運斤成風也

隨刀雪落驚飛縷。續杜詩雙子左右揮霜刀繪飛金盤白雪高次公張景陽七命

曰乃命支離飛霜鏑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又潘岳西征賦云爽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組雪霏霏霏師杜甫姜侯設醢詩無聲細下落飛雪有骨已剝膚

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慙腹如鼓。次公談數春蔥

鼓嚼孫挹云身有八尺圍腹內無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遽央

橋上游人夜未厭。共依水檻立風檐。樓中煮酒初

嘗芡。月下新妝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次公謝安顏真卿嘗為吳

興太守北窗歸臥等羲炎。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疎頑

不受疢。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

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伯恭吳興統記云峴山在州南五里本名顯山晉吳興太守段康於此山上起顯亭後改曰峴山亭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

啜。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浦蓮浩如海。時見舟

一葉。此間真避世。青莢低白髮。次公唐隱士張志和詞青莢笠石蓑衣斜風細雨不

須相逢欲相問。已逐鷺鷥沒。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

聲。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

相迎。舉杯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溪間。雲水

夜自明

茗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續李白詩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撥醅吳興勝

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媿此峴山亭。厚晉書羊祜字

從我兩王子。子仁謂王適王適也高鴻插脩翎。湛輩何足道。當以

德自銘。

吏民憐我嬾。鬪訟日已稀。能為無事飲。厚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

無事也。可作不夜歸。續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復尋飛英遊。盡此

一寸暉。撞鐘履聲集。顛倒山雲衣。我來無時節。杖

屨自推麻。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

與胡祠部游法華山無已蘇州圖經云法華山興福院在吳興西三十里

陂湖欲盡山為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

出山。曲折虛堂瀉清快。使君年老尚兒戲。綠櫂紅

船舞澎湃。續綠櫂紅船作流杯之戲一笑翻杯水濺裙。續裴慶餘佐李紳

波生隘。長松攬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仰穿

蒙密得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次公魯靈光殿賦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誰云

四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曬。歸塗十里盡風荷。

清唱一聲聞露薤。是日樂工有作此聲者次公挽歌有蒿里薤露之曲言薤頭露也今先生却壓露薤字蓋緣杜

嗟予少小慕真隱。子仁宋何尚之致仕方山為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素淑乃錄

白髮青衫天所械。忽逢佳士與名山。

詩有盈筐承露薤句也 古人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嗟焉

何異枯楊便馬疥。君猶鸞鶴偶飄隨。六翻如雲豈長鍛。不將新句紀茲處。恐負山中清淨債。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

具區吞滅三州界。次公震澤太湖也一名具區地志云南從湖州長城縣界北入常州晉陵縣界又入無錫縣界

湯納千派從來不著萬斛船。次公杜詩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一葦漁

舟恣奔快。仙壇古洞不可到。次公十道記云太湖廣三萬六千頃下有地道潛通巴陵昔龍

覺人寰隘。山頭臥碣弔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壞。空

餘白棘網秋蟲。無復青蓮出幽怪。事見本院碑我來徒倚

長松下。欲掘茯苓親洗曬。聞道山中富奇藥。往往

靈芝雜葵蕪。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

次公杜詩下句云黃精無苗白日盛短衣數挽不掩脛黃魯直云天下杜詩本皆作黃精惟有一本作黃獨至讀本草芋條下云芋魁一名黃獨然後悟杜詩黃獨指芋魁則先生所見杜詩猶天下之衆本耳伯恭冷齋夜話魯直曰杜詩云黃獨無苗山雪盛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次公變山雪為白日非是又杜詩云三春溼黃精一食生毛羽又云掃除白髮黃精在

一飽食葉微蟲具癬疥。賈云今歲有小蟲食葉不甚為害白花半落紫穉

香攘臂欲助磨鎌鍛。安得山泉變春酒。與子一洗

尋常債。次公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續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常醉屢欠酒緡人皆笑之清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貸此緡袍償之

安國寺尋春

臥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邨邨同。續杜詩步履隨春風邨邨自花柳子

城南古寺脩竹合。小房曲檻欹

仁鮑明遠詩行樂篇云春風太多情邨邨花柳好

文蔚堂

深紅看花歎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
羞雲母亂鬢絲彊理茶煙中厚杜牧之題禪院詩今日鬢
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遥

知二月王城外續王城
在洛陽玉仙洪福花如海次公玉仙洪
福僧寺名薄

羅勻霧蓋新妝快馬爭風鳴雜佩玉川先生真可

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續王川先生盧全也有詩云天下薄夫苦
耽酒王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志長樂

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

花發援盧全示添丁詩云數日不食
強人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

寺前東岡上歸二首

雨過浮萍合鼃聲滿四鄰海棠真一夢梅子欲嘗

新拄杖閒挑菜鞦韆不見人殷勤木芍藥厚唐開元
申綵宗中呼

牡丹為
木芍藥獨自殿餘春

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次公范蠡齊民
要術有種魚法莫色千山入

春風百草香市橋人寂寂古寺竹蒼蒼鸛鶴來何

處號鳴滿夕陽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師寒溪西寺在武
昌縣屬湖北路

散人出入無町畦次公莊子樛社見夢於匠石曰子幾死之散人
又焉知散木而賀知章自號江湖散人又莊子

朝游湖北莫淮西次公黃州在
淮南西道高安酒官

雖未上次公高安筠州也案顏瀆遺老傳云子瞻
以詩得罪朝廷輒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兩脚垂欲穿塵

泥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提攜千搖萬兀

到樊口次公即武
昌樊口也一箭放溜先鳧鷖層層草木暗西嶺

瀏瀏霜雪鳴寒溪次公西嶺寒溪
皆在黃州對岸空山古寺亦何有歸

路萬頃青玻璃。次公萬頃玻璃言水之色似之先生又曰共飲玻璃江我今漂泊等鴻

鴈。江南江北無常棲。幅衣不擬過城市。欲踏徑路

開新蹊。路有直入寒溪不過武昌者却憂別後不忍到。見子行跡空

餘悽。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闊非人擠。行逢山

水輒羞歎。此去未免勤鹽齏。續退之送弟文有云大學四年朝齏莫鹽何當一

遇李八百。厚李八百名脫蜀人也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年八百歲因人多信事之為王敦所殺次公案神仙傳李八百蜀人也人莫知其名或隱山林或出市廛其徒唐公房為仙事見在本傳子仁陳搏傳言有一人

青中短褐叩陳希夷門未報條去追之見老人衣鹿皮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八百里相哀白髮分刀圭。李百宅在筠州援本州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堆如梧桐子大也子仁李白詩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子仁東坡圖云東門近東坡之門也在乾明寺前五十步今無矣步尋東城遊。

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

憂。次公先生詩話言吾有語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又云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

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詩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意適

忽忘返。路窮乃歸休。懸知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

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百年寓華屋。千載歸山丘。

何事羊公子。不肖過西州。厚謝安甥羊曇為安所愛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

醉扶路唱樂不覺至西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埽山丘因慟哭而去真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

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

人。師談助云盧橘枇杷也揚雄賦盧橘夏熟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歲寒君

六百卅三
記取松雪看蒼鱗

又和劉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
試問壁間題字客幾人不為看花來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次公史記曰天上白羅浮見日雞一鳴

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厚夢得詩云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啾啾天雞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里湧

出黃南樓未必齊日觀雞一鳴見日始出長三丈許鬱儀自

欲朝朱明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厚黃庭內景經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

結鄰善相係注云鬱儀奔日之仙也東坡之師抱朴老援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也真契久

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厚揚雄解嘲云歷金馬寸田尺

宅今誰耕續黃庭經云寸田尺宅可理生蓋道家以丹田曰寸田面曰尺宅也道華亦嘗噉一

棗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契虛正欲

仇三彭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答鐵橋石柱連空橫

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杖藜欲趁飛猿輕雲谿夜逢瘖虎伏山有啞虎巡山

斗壇畫出銅龍吟冲虛觀後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小兒少年有

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厚黃庭內景經云脾神常在字魂庭畫夜存之可長生注云魂庭即黃庭也

近者戲作凌雲賦援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大悅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筆勢彷彿

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

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

良常西麓原澤東池新宮宏宏崇軒轅轅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略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輅輪困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還須略報老同叔

羸糧萬里尋初平子由一字同叔續莊子南榮越

善

言羸糧而見老人神仙傳黃初平牧羊有一道士攜至金華山其後
兄初起尋之但見白石問羊何在初平叱石曰起皆成羊也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

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

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

首十朋栖禪寺在惠州豐湖上

斷橋隔勝踐脫屣欣小揭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

細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厚子陶淵明游斜川詩序云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

苦饑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許歸鶴時隨毳崎嶇

食松黃厚本州圖經松枝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點之欲救齒髮弊坐令禪

客笑一夢等千歲栖禪晚置酒蠻果粢蕉荔援韓退之羅池

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禊厚應劭風俗通禊者

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次公陽羨兒言邁也長頭弟則言迨也陽羨乃

與程正輔游碧落洞

空山不難到絕境未易名何時謫仙人來作釣天

聲胸中幾雲夢續司馬相如子虛賦齊人言其青丘之澤吞楚雲夢者八九而於胸中曾不芥蒂餘地

多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厚曹子建與陳琳書云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

黃公獻紫芝厚崔琦四皓頌昔商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李夏黃公東園公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乃

赤松餽青精次公赤松古神仙名也青精仙飯名也真誥載霍山有道士鄧伯原

氣久服輕身不老

味甘溫保神益精

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暄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

歸馱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子暈案本州紫芝

以爲黃公獻紫芝

歸馱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子暈案本州紫芝

鄧伯原

受青精石飯之法杜詩云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谿山久寂莫請續離騷經抱枝

寒蜩咽繞耳飛蚤清謫仙撫掌笑笑此羽皇銘我

頃嘗獨游自適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

感君兄弟意尋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次公玉牀丹砂
所生之處也丹

砂如箭鏃者良不忍獨長生詩成輒寄我妙絕陶謝并孤鴻

方避弋援揚子鴻飛冥冥
冥弋人何慕焉老驥猶在垆次公魏武帝樂府老驥伏
櫪志在千里在垆以言其

閑散也詩駟駟牡馬在垆之野鳥獸如可羣永寄槁木形何山不堪隱

飲水自脩齡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嘗邀僕與兒子過

同游金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

人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醕子仁梁書顧憲之為建康令清
儉彊力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

者得醕者輒號為顧建康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次公藤州之
縣名曰鐔津江月

夜夜好山雲朝朝新使君有令子子仁南史褚淵嘗謂任
時父選曰聞卿有令子

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真是石麒麟援徐陵生數歲僧寶誌見
之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我子

乃散材續莊子匠石見斲社曰此散材也有如木輪囷援鄒陽云蟠木
根柢輪囷離奇二老白

接羅續襄陽小兒謂山簡曰倒著白接羅兩郎烏角巾次公杜詩錦里
先生烏角巾醉臥松下

石子仁李白詩夜臥松下石飢餐石中髓扶歸江上津浮橋半沒水揭此碧

鱗鱗

重游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

獨宿誰人無事月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坐山閣醒

時月照杯子仁令趙宗有彈鳴鹿與張果之宿西溪堂皆東坡去年詩中事也嬾不作詩君錯

料舊逋應許過時陪子仁子由所寄詩云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應有新詩還寄我與君和

取當游陪

杭州游山

山平邨隍迷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杪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雲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像興王遺址今岌業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輕壓續錢越王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盡有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以浙東西地詩人工譏病此欲恣挑抉流傳後世人譚

笑資口舌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柳子玉以詩見邀同刁文遊金山

君年甲子久相逢續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二年矣難

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矍矍走山中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

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厚陸羽品泉以無錫惠山寺石泉為第二石路縈回九

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

聲萬壑傳續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因長嘯而退至半嶺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

六百七十二
巖谷乃登
之嘯也

游廬山次韻章傳道

塵容已似服轅駒續西漢田蚡傳漢武怒內史曰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促效轅下駒野

性猶同縱壑魚厚西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出入巖巒千仞

表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窈窕驅前馬還有鳴夷

挂後車援揚雄酒箴鳴夷滑稽腹大如壺常為國器託于屬車天公詩命彼後車窈窕驅前馬言官妓引馬師禮執燭前馬莫

笑吟詩澹生活續裴度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度索聯句元白有得色度為破題次至楊女士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

當令阿買為君書厚退之詩時金谷有高人居易知不能加遠裂之曰笙歌鼎沸莫作冷澹生活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堯卿或問黃魯直阿買是退之何人魯直云退之姪也必有所據而云耳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予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十朋先生志林云黃州東十五里有永安城俗謂之女王城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邨稍聞泱泱流

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子仁古詩岡分河勢斷春入燒痕青數畝荒園留

我住半餅濁酒待君温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

花正斷魂次公先生集中梅花兩絕乃欲至黃州時詩其一云昨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集中但題云梅花兩首而

先生嘗自寫則題云正月二十日過關山作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

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噪囂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續晉書羊祜傳童諺曰阿童復阿童

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曰此必水軍有功知王濬小字阿童因表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濬終

吳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是時新有旨禁弄潮。續太平廣記麻姑自言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

淺於往昔。豈將復還為陵陸乎。王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師案公赴詔獄。招此詩諷主上好興利而不知害多利。少稱海變桑田。此事知必不可得者。以譏朝廷興水利之必不可成也。

江神河伯兩醯雞。援莊子孔子見老聃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歟。微夫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海若東來氣吐霓。續莊子河伯見秋水以天下之美盡在已。順流而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安得

夫差水犀手。厚吳王夫差有水犀甲三千。三千彊弩射潮低。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

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

奇峰為韻得澤字

東郊欲尋春。未見鶯花迹。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

拍。次公退之病鴨詩。青泥淹兩翅。拍拍不得離。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樣舟

桓山下。厚桓山在壺城泗水上。即宋司馬桓驍墓也。長嘯理輕策。彈琴石室中。

幽響清磔磔。子仁先生游桓山記云。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今詩蓋紀實也。弔彼泉

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間世。何者為真宅。續前漢楊王孫

云支體束絡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乃得歸土。就其真宅。莫回百步洪。散坐洪上

石。媿我非王襄。子淵有見客。援子淵王襄也。王襄為益州刺史。得王襄而薦之。臨

流吹洞簫。次公蓋王襄有洞簫賦也。水月照連壁。謂王氏兄弟。厚王晉夏侯

京都謂之連壁。此歡真不朽。回首歲月隔。想像斜川遊。作詩

繼彭澤。續彭澤陶淵明也。嘗為彭澤令。其後退歸田園。嘗為斜川之游。今集中有正月五日游斜川詩。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堯卿〕數日祥

少小家江南寄迹方外士。偶隨白雲出賣藥彭城。

市。〔厚〕後漢韓康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雪霜侵杖屨塵土汗冠袂。賴

存三尺桐。〔次公〕三尺桐琴也。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中有山水意。〔通〕伯牙

在高山鍾子期曰。巍巍乎志在流水曰湯湯乎。自從夷夏亂。七絃久已廢。〔次公〕唐法

音然。本諸夏之聲。故歷朝行焉。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

聲合作。自爾夷夏之聲相亂。無復辨者。前輩嘗言。今世所謂琴者。乃古之

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則皆胡風矣。而雅音替壞不復存焉。心知鹿鳴三。〔援〕左傳歌鹿鳴之三而

不及胡琴四。〔厚〕胡琴琵琶也。本胡中馬。上所鼓四絃以象四時。使君獨慕古嗜好

與眾異。共弔桓魋宮。一灑孟嘗淚。〔次公〕桓譚新論曰。雍門

歸來鎖塵匣。獨對斷絃喟。挂名石壁間。寂莫千載

事。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

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邨。人似秋鴻來

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

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

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堯祖〕案臨安圖

經云。天目山在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回八百里。乃神仙所居。有三十六洞。又太平寰宇記云。山有兩湖。若

左右。日故名天目。〔善權〕案唐道士字子霞。嘗作天目山真境錄。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

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任充主聽曹公語方食失匕箸時會雷震先主因謂曹公曰一震之威乃至此

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澹澹春渠長。來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紛紛具畚鍤。鬧若蟻運壤。天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惟有落殘梅。標格苦矜爽。游人空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旁。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西湖絕句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

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仙游潭五首

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循黑水而上為東路。至北寺東路險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為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可到。

潭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

天。我欲然犀看。

夜夢人謂曰與君幽。然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是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龍應抱寶眠。

續莊子驪龍頷下有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次公傳奇載周邠有奴善入水。名曰水精。相州八角井夜嘗有誰光如虹。邠命水精入井。良久出曰。有一黃龍。極大。抱數顆明珠。熟寐。

言孤石上危坐試僧禪。

南寺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

招野饋慚微薄。邨沽慰寂寥。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

北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關門早。無邨得米

遲。次公杜詩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夔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

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渴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不亦難乎信美那能久。堯卿

登樓賦云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應先學忍飢。

馬融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游。絳紗生不識。續馬融傳大將軍鄧騭聞融名

召為舍人不應命掣陶字季直隱於南山融從恂游博通經籍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蒼石尚能留。

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續梁冀誣奏李固融在坐為冀州奏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

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乎

吾詩慎勿刻。猿鶴為君羞。

玉女洞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為曉鏡。山月當簫

鉤。歲晚杉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

臣謳。續沅湘間其俗信鬼作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見其詞鄙陋遂為作九歌之曲次公送迎字退之羅池廟碑云作迎享送神詩遺

柳民俾歌以祀焉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

明經宣城宰。續先生昭靈侯碑云張公諱路斯以明經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嘗釣于焦臺一日

見釣處有宮殿遂入居之自是歸輒體寒而溼問其故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而鄭青綃明

日九子射青綃者中之九子皆為龍子孫居穎上家此百尺瀾。鄭公不量力。敢以

非意干。玄黃雜兩戰。次公易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絳青表雙蟠。烈

氣斃疆敵仁心惻飢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

蕭條麥蕪祐浩蕩日月寬念子無吏責十日勤征

鞍春蔬得雨雪少助先生槃上團團照見先生槃槃中何所

有首箱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宴安閉閣默自責援前漢韓延壽

長闌干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神交

清夜闌

曾元恕游龍山呂穆仲不至

青春不覺老朱顏疆半消磨簿領間愁客倦吟花
以酒佳人休唱日銜山共知寒食明朝過且赴僧
窗半日閒命駕呂安邀不至浴沂曾點莫方還

東園

岑寂東園可散愁膠膠擾擾夢神州萬竿苦竹旌
旗卷一部鳴鼉鼓吹收雨後月前天欲冷身閒心
遠地偏幽杜門謝客恐生謫且作人間鵬鷁遊

與道源遊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為齊

書此

桑麻已零落藻荇復銷沈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
心疆穿南埭路遙望北山岑欲與道人語跨鞍聊
一尋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三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四

古蹟

鳳翔八觀并序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蹟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

次公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

次公西京賦隱轉鬱律甘泉賦雷鬱

律於巖窾細觀初以指畫肚

續虞世南學書常於被下以指畫肚

欲讀嗟如箱在

口

次公箱在口以言讀之難也退之苦

韓公好古生已遲

寒詩云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箱

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傍推點畫

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鱖貫

之柳

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鱖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不可通次公先生詩後段云憶昔周

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科斗則石鼓之字蓋科斗之變韓愈有科斗書後記一篇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科斗書者而石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以為宣王之鼓不知何所據而然卒取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鱖鯉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鱖維鯉而子由云魴鱖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堯卿承叔云石鼓有十今在鳳翔孔子廟中初棄於野鄭餘慶徙於廟其一無文其九有文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

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

次公以言眾字不可識而獨識六句若古器中之鼎

眾星中之斗耳

模糊半已似癡牴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

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

次公又以言字之見存者如雲霧中之缺月稂莠間之嘉禾也

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

唯諾下挹冰斯同穀穀

次公穀音丘候切鳥子哺者穀音乃候切乳也

憶昔周宣

歌鴻雁

國器宣王有鴻雁詩

當時籀史變蝌蚪

續軒轅也頡蒼頡也斯李斯也冰李陽冰也

頡為黃帝史因觀鳥迹始作書契古文是也周宣王時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稍異謂之籀書秦相李斯取籀文或頗省改謂之小篆焚先典而古文絕矣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以不復知古文故謂之科斗書而斯號為二篆諸山列石荆玉璽文及銅人銘皆斯所書謂之玉箸體唐李陽冰獨得斯用筆意論者謂冰愈於斯也穀穀鳥哺乳其子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

天為生耆耆

次公厭亂則夷王厲王之亂也中興則宣王中興也生耆耆則指史籀及方召申甫尹吉甫之屬

征徐虜闕虓虎

續常武詩省此徐土又云進厥虎臣闕如虓虎

北伐犬戎隨指嗾

次公案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之不聽遂征之而詩載宣王北伐則曰北伐獵狁而已嗾蘇后切使犬之聲也左傳載晉靈公欲殺趙盾曰嗾夫

象胥雜沓貢狼鹿厚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詭焉周穆王征

方召聯翩賜圭次公方叔召虎也案詩崧高曰王遣申伯錫爾介圭江漢曰王

遂因鼓鞀思將帥續記曰命召虎釐爾圭瓚桓鬯一卣方叔雖不見錫圭由明文而可以召虎推之矣

豈為考擊煩矇矓次公詩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又曰矇矓奏公何人作

頌比崧高次公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之詩也詩尾云吉甫作誦其詩孔頌故云作頌比崧高也萬古斯文

齊岫嶺援退之詩岫嶺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

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次公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而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之上又無名氏故云爾也自從

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次公七國秦楚韓趙魏燕齊也其後秦并六國遂有天下

書曰以有九有之師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

何人佐祖龍續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明年祖龍

上蔡公子牽黃狗厚上蔡公子李斯也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也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

登山刻石頌功烈次公秦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其詞總三十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碑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

救黔首次公之果之詞曰皇帝東遊巡登之果又曰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

鼓亦當遭擊掊次公莊子掊擊於世俗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沈水取援周末九鼎沒泗水始皇過彭城齋戒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續退之石鼓歌亦云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撓訶興亡百變物自閒富

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詛楚文

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邪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次公問詛楚文於學古者云有數本其文皆同唯神名異開元寺下所得乃詛於巫咸神者是數本中唯巫咸之文筆法最精其家無之唯有此詛於亞駝神一本詳其篆文乃先生詩中語也今載於此字有不可識者則書闕以補之其文曰秦嗣王敢用古玉宣辭使其祝宗邵驚布懇告於丕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者我先君穆王及楚成王是勳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昏姻袵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印丕顯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伐湛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制內之則虢虐不宰刑殺孕婦幽刺親戚拘圍其叔父置諸冥室積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闕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盟詛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滅我百姓蔑我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郊祠圭玉犧牲取我邊城新郢及

於□郭及於□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怠怒甲□兵奮士盛師以偏我邊境將欲覆其□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幾靈德賜克剗楚師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詛著諸名章以盟大神之威神其文如此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元肅秦始皇帝本紀注祈年宮在雍舊築埽成

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

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

於巫咸堯卿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萬葉期不叛今其

後嗣王乃敢搆多難剗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

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秦嗣王至此皆詛楚文中語吾聞古秦俗面

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印續史記商鞅傳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印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遣

魏將公子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印以為然會盟以飲而衛鞅伏甲

士而襲虜公子印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社鬼亦遭謾遼哉千載後
孟嘗君曰千秋萬歲之後高臺已傾曲池已平又羊祜云千秋萬歲之後魂魄猶應登此漢高祖曰吾千秋萬歲魂魄猶思沛發我笑
一祭

王維吳道子畫

畫記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以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

次公普門開元二寺名

開元有東塢摩

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

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亭亭雙林間

次公佛書佛說法於雙林樹下

彩暈扶桑暎

凡佛之圓光皆須

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

進頭如鼉

師開元寺有道子畫佛在雙林下入涅槃像

摩詰本詩老

謬詞客削身匪

師佩芷襲芳蓀

孫又杜詩小襦繡芳蓀

今觀此壁畫亦

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

溫

蘊莊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門前兩叢竹

葉竹於開元寺

雪節貫霜根

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

猶以畫工論

次公老杜言吳畫於玄元皇帝廟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摩詰得之於象

外有如仙翮謝籠樊

先之神仙傳王次仲變象為隸始皇召之不

言

堯卿張顛傳云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顛曾無間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跼躄鑿井自

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為厚莊子曰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

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冷其心間而無事踞躡而墜於井曰嗟乎大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今觀

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

此身變化浮雲隨次公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世人豈不顧且好

次公詩云碩大且卷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

可却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

續維摩經言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

也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

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堯卿晉謝靈運髭美臨刑因施作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髭寺人保

惜略不污損子由嘗和此詩云長嗟靈運不知道強翦美髭插兩顛彼人視身如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況塑畫已身外豈必奪爾庸自全見

之使人每自失援莊子神巫見壺子自失而走誰能與詰無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師李白詩山光水色綠如藍堯卿白樂天詩春來江水綠如藍李商

隱詩千里遠溪江水色含煙帶月碧於藍邇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

下風物尤可慙有山秃如赭次公南山詩或赤若秃驢堯卿赭謂無艸木也秦始皇至相山

祠逢大風幾不得度上問博士曰相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相山木赭其山有水濁

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

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波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

為湖所貪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

胡為目眈眈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

近偃息遺佩篔深有魚與龜淺有螺與蚌次公退之溪堂詩淺有蒲

蓮深有蒹葭叔度物類相感志蚌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暴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

浮沈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強致。

次公詩云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瑣細安足戲。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嶺。

續周興鸞鸞鳴於岐山次公案

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彩羽無復見。上有鸕

池也

字記載地志云周文王之時丹鳳鳴於岐山故亦曰鳳皇堆

搏鶴。嗟余生雖晚。好古意所耽。

續退之石鼓詩嗟余好古生苦晚

已漫漶。猶復訪僑郟。

厚僑鄭子產也辨實沈臺駘之崇晉侯曰博物君子郟子者言少吳氏以鳥名官仲

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

次公卷阿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扶風古三輔。

次公漢太初元年更渭南郡為京兆尹即今之長安更河上郡為左馮翊

政事豈汝諳。聊為湖上飲。一縱醉後談。門

即今之同州更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即今之鳳翔府謂之三輔也師前漢趙廣漢傳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犯法者徙之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

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趁朝參。

吾法者常三輔也

余今正疎嬾。官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

生矣于彼朝陽故思作詩以繼焉

三暮歸。仍倒載。

援晉書山簡傳曰莫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鐘鼓已鐃鐃。

次公官韻注云鐘鼓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

堯卿此詩用古人意而不取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云秦山忽破碎

市人與雅鵲。浩浩同一聲。此閣幾何

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

堯卿揚億詩危樓高

當年王中令。

續名彥超周末國初為鳳翔節度使

斫木南山頽。

次公晉書劉惔之言桓温云眼如紫石稜

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

次公晉書劉惔之言桓温云眼如紫石稜

身長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

續赤色猶赭山也

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

百尺手可接星辰

文蔚堂

文蔚堂

英

李氏園

李茂貞園也。今為王氏所有。次公本姓宋名文通。唐僖宗光啓三年六月。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反。犯大安門。不克。奔於隴州。七月。茂貞攻拔之。斬昌符。十月。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賜姓名。帝親製字曰正臣。昭宗景福元年七月。反。遂犯京師。以為中書令。進封秦王。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以鳳翔府節度使秦王卒。

朝游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牆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厚前漢陳勝傳。客曰。

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也。

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

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牆曲。東注入溪林。林深窓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覓。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厚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挺若舟

千斛

元龍太白陰經曰。船闊狹長短。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

陰陰日光澹。黯黯秋氣蓄。

盡東為方池。野雁雜家鶩。紅梨驚合抱。次公杜詩。紅梨迴得霜。映

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陳風翻撲。其北臨長谿。

波聲卷平陸。北山臥可見。蒼翠間磽秃。我時來周

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師李茂貞。唐末據鳳翔。

翔抽錢算間口。通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民年七歲至十五。出口錢。唐德宗稅屋間架。但未榷羹

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次公案。章衡編年通載。茂貞卒於鳳翔。而歐陽所立傳。則云。茂貞

加封岐王。其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今先生云。抽錢算間口。又云。當時奪民田。豈有所據而言邪。誰家美園囿。籍沒不容贖。此

亭破千家。飛卿賈島詩云。破却千家。鬱鬱城之麓。次公案。歐陽公所立

傳。尾言茂貞之子從儼。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則此園有水竹者。必其地矣。將軍竟何

文蔚堂

事。蟻蟲生刀韜。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

世人聞名頸猶縮。俗謂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我今官正閒。屢至因

休沐。厚史記。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又漢書。楊惲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次公。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人生

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秦穆公墓

子功。三輔黃圖。秦穆公墓在秦宮。皇覽曰。秦穆公墓在秦宮。祈年觀下。

秦人以泉識公墓。次公。識音志。昔公生不誅孟明。續左傳文元年。殺之。

死之日而忍用其良。厚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

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

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若

秦人之不復東征也。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

從田橫。援前漢書。田橫以高帝之詔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置自

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自剄從之。

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次公。李固傳云。切感古人一飯之報。注云。靈輒也。案靈輒事。左傳宣二年。晉侯飲

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

三日矣。食之既而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次公。詩意蓋不欲罪秦穆公之遺命。而以三

不忍強三子。謂田橫之客甘心於從死。則知三良亦必有所為。

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濠州七絕

塗山山下有絲廟山。前有禹會邨。

川鎖支祁水尚渾。

續異聞集載。古岳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

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而淮乃安流。唐時有魚者。釣得一古

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體仁。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

古鐵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云。水獸好為雲。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巫支祁。地理汪罔

骨應存

厚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防風氏同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云案家語孔子云會稽之山而今作塗山事案鄒道元水經注淮水引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然則非會稽也余案國語吳伐楚隨會稽獲骨焉鄭專車吳子使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節專車蓋丘明親承聖旨錄為賈證矣又云塗山有會稽之名今具錄之以俟博聞 樵蘇已入黃熊廟 援舜殛鯀於羽熊入於羽淵也致約左傳稱鯀化為黃熊國語作黃熊案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鼈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抑亦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 烏鵲猶朝禹會邨 之也

彭祖廟

有雲母山云彭祖所采服也

跨歷商周看盛衰

次公案神仙傳彭祖姓篋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至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故云跨歷商周伯可抱朴子內篇曰案彭祖經云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術彭祖覺而逃去時年七八百耳非為死也 欲將齒髮鬪蛇龜 元序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又云蛇有無窮之壽 空餐雲母連山盡 厚太平廣記彭祖善於補道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粉常有少容 不見蟠桃著子時

續漢武帝外傳西王母以玉槃盛桃七顆形員青色王母以四與帝三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輒錄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實帝乃止堯卿神仙傳曰彭祖至商之末年已七百餘歲王聞之欲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采女乘輜軒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欲秘之彭祖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世稱彭祖壽八百歲故云不見蟠桃著子時以桃三千年一實也

逍遙臺

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為堂也

常怪劉伶死便埋

續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次公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 厚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誰信先生無此懷 莊子曰在上烏鳶食在下螻蟻食奪彼予此何其偏也

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

續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 厚莊子曰儵魚

此壯懷又用劉伶託已意甚起

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

續項羽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乃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哭。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百餘人，夜潰圍出。

倉皇不負君王意，獨有虞姬與鄭君。援項羽垓下之敗，虞姬先自刎，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帝，命籍臣皆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見鄭當時傳。

四望亭

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為作記，今存，而亭廢者數年矣。

顏垣破礎沒柴荆，故老猶言短李亭。

續唐李紳號短李，白樂天詩云：狂吟

敢請使君重起廢。

德宗唐柳宗元文集有起廢一篇。

落霞孤鶩換新

銘。厚唐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

浮山洞

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

民瞻列子：海中有五山，其根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來帝遣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

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

水水浮空。民瞻：渾天儀天如雞子，清地如雞子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

虔州八境圖八首

明仲先生八境圖序云：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作石城城

坐看奔灘繞石樓。次公案：寰宇記載石樓山在信州玉山縣西南八十里，兀然獨聳，如樓閣之狀。天寶中改為象樓山，而於虔州未嘗載有石樓之號，但云黃唐山在縣北百六十里，山行六里有石室，傍有小石室，七所相通，其山獨立，高一千三百丈，豈公今所謂石樓者邪？使君高會百無憂，三犀竊鄙秦太守。

續秦時李冰犀五以厭水精，杜甫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又云：嗟爾三犀不經濟，安公華陽國志言五犀，而杜甫云：三今所用者，杜詩也。

文蔚堂

事外事映微觸處可

八詠聊同沈隱侯厚沈約為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約謚隱侯

濤頭寂莫打城還續劉禹錫詩潮打空城寂莫回章貢臺前莫靄寒次

孤雲落日是長安章貢臺乃章貢二水合流為贛東晉永和五年太守高琰置郡城於二水之間南康郡治焉倦客登臨無限思

白鵲樓前翠作堆。縈雲嶺路若為開。故人應在千

山外。不寄梅花遠信來。續越使者登執梅一枝以遺梁王梁臣韓子曰烏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

梅花寄信始於此。援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

安與曄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師

大庾嶺梅南枝落北枝開寒暖之候異故也嶺在虔之西南

朱樓深處日微明。阜蓋歸時酒半醒。薄莫漁樵人

去盡碧谿青嶂繞螺亭。次公螺亭乃螺亭石山在贛縣東南七十裏寰宇記昔有貧女莫宿亭采螺忽夜中見眾螺張口吸其肉貧女死因葬水傍其冢化為巨石號曰螺亭石山師福州謝端孑然一身釣於江上獲一巨螺其大如斗置之於家不

以為異出歸則飲食盈案端潛伺之有好女子具饌於室執而問焉女曰我乃螺女水神也天帝閔君之孤遣為具食君已悉我亦當去乃留空螺曰君有所求當取於螺中因出門不復見後端有乏採螺皆如意傳數世猶在號江曰螺女洲廟曰螺女廟其地在虔州西南

使君那暇日叅禪。一望叢林一悵然。成佛莫教靈

運後。續南史云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勤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著

鞭從使祖生先。厚晉謝琨為并州刺史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

先吾著鞭却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濛。

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塢認西東。次公詩零山水

煙雲縹緲鬱孤臺。積翠浮空雨半開。悼顏延年詩積翠亦蔥芊注松柏重

想見之罘觀海市。續之罘山在登州牟平縣中時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天官書云海傍屋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次公絳宮

後集又有鬱孤臺詩云高臺十日留今豈想其可比蓬萊山乎

絳宮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明滅是蓬萊

回峰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

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

次公案字記所載。上洛山多木客。乃鬼類也。形狀似人。語言亦似人。而徐鉉小說

載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也。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酤酒。酣飲為詩。一章云。酒盡君莫酤。壺傾我當發。城市多踴塵。還山弄明月。然鄱陽則饒州也。非虔州事。豈先生因虔有木客。遂用此邪。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

續杜詩。白沙翠竹。江邨莫項。唐柳宗

元江西小石潭記云。下見小潭。水尤清冽。金石以為底。

舟行十里磨九瀧。

次公南方謂奔水曰瀧。蓋即灘也。

篙聲擘确相舂撞。

次公退之云。山石擘确。行徑微。

醉臥欲醒聞淙淙。真

欲一口吸老龐。

厚傳燈錄。龐居士。蘊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何人得雋窺魚砭。

次公聚石渡水曰砭。今言魚砭。蓋聚石抵魚處也。左傳。得雋曰克。退之又魚詩。得雋語時。鰓

舉又絕叫尺鯉雙。

次公表彥道傳云。投馬絕叫。

礮谿石

號石在號縣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煖。

次公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班固答賓戲。孔席不煖。墨突

黔。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骨。

礮谿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一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

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亦欲就安眠。旅人譏客嬾

續史記。齊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

朱亥墓

俗謂屠兒墓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游故國。大家屈稱兒。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

當時。子仁史記。朱亥。大梁人。隱於屠間。世莫知其賢。魏遣晉鄙救趙。信陵君自請朱亥與俱。衣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遂奪其兵符。進

軍救

趙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

仲尼子仁春秋書齊豹盜左氏謂之求名而止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泐正與伍

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塞江流林起

書樓續晉武帝謀伐吳詔王睿造船於蜀其木林蔽江而下碧瓦朱闌照山谷次公杜詩碧瓦朱甍

照城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厚李白將進酒云天生我材必

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援杜詩萬事如轉燭又云三歲如轉燭惟餘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

荆江曲次公爾雅云大夫方舟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遙望劉郎

藪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次公董卓諸豪帥有來從之者

為殺耕牛與共宴樂李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與君飲酒細論文續老杜與李白詩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酒酣訪古江之濱仲謀公瑾不須弔援案魏黃初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

鄂改名武昌周瑜赤辭在武昌之西也一酹波神英烈君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續吳王殺子胥浮江中因為

神波

嚴顏碑在忠州顏即巴郡太守事見蜀志張飛傳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

事續益州牧劉璋畏曹公遣法正迎先主為助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將步卒數萬入益州遂圍成都璋出降劉璋固庸

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礎几國亡君

已執嗟子死誰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

斷頭將千古為病悻續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與諸葛亮等分定郡縣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飛訶顏

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邪飛壯而釋之

八陣磧續諸葛亮推兵法作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謂常山蛇勢也文武

文蔚堂

人事豈能江山俯仰可歌可哭而不唯爾噓

皆莫能識之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蕤。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
 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
 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鋒起
 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仔謂曹操孫權
 袁紹劉表之屬驅民
 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
 久遠計。艸草常無法。孔明寂後起。意欲埽羣孽。崎
 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
 六師紛未整。一旦英雄折。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
 峽。

諸葛鹽井

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漲。則鹽池迤邐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鹹。任洪範五行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
 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
 多。井上無閒綆。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

仔萊公宋朝宰相寇

淮也嘗守官巴東世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即巴東詩也

萊公昔未遇。寂莫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
 松。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
 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隆中

續漢晉春秋諸葛亮家於南陽之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
 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

之姿續徐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

蜒迹使我寒涕垂

渚宮

子仁子由同賦此詩云楚塞多秋水荆王有故宮又云相東晉宗子高氏楚元戎鑿沼長千尺開亭費萬工

渚宮寂莫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

鹵莽湘東王高氏何況遠問縱橫時續謂六國時楚也楚王獵罷擊

靈鼓猛士操舟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

石烹蛟螭當時郢人架宮殿意思妙絕般與倕飛

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蛾眉臨風揚揚意自

得長使宋玉作楚詞秦兵西來取鐘虞故宮禾黍

秋離離續秦始皇命王翦伐楚滅之黍離序云周大夫過宗周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詩云彼黍離離千年壯觀

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惟有

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鴨浮清漪
綠窗朱戶春晝閑想見深屋彈朱絲腐儒亦解愛
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涸艸堂在破窗無
紙風颼颼陳公蹤迹最未遠七瑞寥落今何之百
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為我訪遺
迹草中應有湘東碑

白帝廟

續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改夔子國為白帝城漢光武遣岑彭討滅之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
祠荒城秋艸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
客悲遲回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
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

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媿當時破甑蒸山麥
長歌唱竹枝荆都真壯士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
及圖王固已奇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
姦深淵鼉鼈橫去聲巨壑龍蛇頑旌陽斬長蛟雷雨

移蒼灣見武昌銅劍歌注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行秦時蜀守李冰降

毒龍寔氏鎖之於江上水害遂息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瑤

姬來處荆巫間子仁宋玉神女賦云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行而

雲莫為行雨朝朝莫莫陽臺之下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閒飄蕭駕風

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妝具

法服邃殿羅煙鬢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
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淨皎皎秋月彎還
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潺

黃牛廟

子仁黃牛山下有灘名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高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續詩曉彼牽牛不以服箱廟前

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

兩角磨厓四蹄脫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安

可及

潁大夫廟

潁考叔也廟在汝州潁橋事見新茶送程朝奉注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

撼大夫語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傍孤冢古隧有

殘坎任謂鄭莊公闕地及泉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

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子仁秦始皇遷母后於雍諫者輒殺於

諫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有遷母之名恐諸侯

由此倍秦始皇即駕輿執轡虛心親迎其母

平時戰國今無在次公石鼻寨先生前注即武成鎮也戰國陌上

征夫自不閒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

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次公蒼茫讀從上聲先生前篇

漸入西南風景變次公自此地前道邊修竹水潺

潺故也

芙蓉城并引任時元豐元年

世傳王迴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三

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

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次公案胡微之作王

員外郎正路之次子載其所遇周事甚詳人用其傳為六公曲先生詩中

稍涉其事今略取之無逸案子高傳云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若曰

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

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

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臾周與一女

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遂巡東廊之

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

一人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亦復不

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夢周笑曰芳卿之意

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

曰芳卿何姓曰與我同

君感其事作詩遺周云

芙蓉城中花冥冥

次公杜詩樹攬

誰其主者石與丁

續石

蘇東坡詩集卷四

十一

文蔚堂

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者芙蓉城欲呼故人共游不諾忽然騎一素驪去次公張師正括異志載慶曆中有朝士冒晨赴起居正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有一人窺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游何處曰非也諸女御迎美容館主耳時丁珠簾玉案翡翠屏子敬襄陽記龍巢山鉢帽峰尹喜石室內有玉

案仙經八卷在案上崔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漸臺西有兩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雲舒霞卷千娉

婷中有一人長眉青厚異聞集柳毅之言龍女曰紅妝千萬笑語

炯如微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次公西

夜開飛爽靈鄒道書三魂名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

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薛

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

衾虛幌風泠泠賈楚詞抑志而弭節兮注云按節徐行也次公自

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

於山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

舉手謝時次公杜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皇翎詩喚雨

鳳皇翎而其事則曲中所謂夢中共跨青鸞翼也

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

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次公玉樓亭亭則曲中所謂一簇樓臺

繞樓飛步高矚嶢仙風鏘然韻流

鈴憲道家有流金火鈴信氏度遽遽形開如酒醒次公莊周夢

芳卿寄謝空丁寧繞卿子高傳曰周命君登

神交其覺也形開東廂之樓上有酒具憑闌

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取相愛芳卿蓋其

耳一朝覆水不反餅羅巾別淚空熒熒次公此言竟去

而感歎之也李

白詩覆水却收不滿杯。又云水覆難再收。任子高傳曰周臨別留詩云久事屏帷不暫開。今朝離意尚闌珊。臨行惟有相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斑。

春風花開秋葉零。厚樂天長恨歌云春風桃李花開夜秋兩梧桐葉落時世間羅綺

紛臙腥。此生流浪隨蒼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佳穀生蝗螟。

次公此所謂歸之正也。三庭道家事。佳穀生蝗螟。言色慾之賊身。如蝗螟之賊佳穀也。子仁黃庭內景云。三庭佳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次公楊妃外

念當復隨下界。堯卿神仙傳。馬明先生隨神女還俗。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游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已三千年矣。續齊諧記曰。杜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且失武所在。下作人間尹與邢。

續史記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即令它夫人飾為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堯卿尹喜與邢和璞也。老子西昇經曰。老君出關。尹喜謂曰。喜是蜀青城人。自生以來。已歷三千甲子矣。或云尹作伊。蓋伊憐與邢和璞同時二人。故云尹與邢舊說。以為漢武帝尹邢二夫人誤矣。仙家一念之末。乃使為尹邢二夫人。非所謂極其情而

歸之正。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酒淫正。是二夫人耳。謂彼自隋落。勿效尤也。

鄆塢。次公此塢在鄆縣。董卓名之曰萬歲塢。惠安前地理志在扶風縣二十里。其城曰鄆。注鄆音媚。

衣中甲厚行何懼。任董卓傳卓議廢立。越騎校尉伍孚忿卓兇謀誅卓。令李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塢裏金多退足憑。暖卓死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

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續卓素充肥。既誅尸於市。天熱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昭君邨。子仁杜詩若道巫山女。粗醜安得此有昭君邨。

昭君本楚人。豔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

續白居易昭君詩云。生為漢宮妃。死作胡地鬼。乃取後宮女王嬙字昭君聘焉。誰知去鄉國。萬里為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

子仁楊妃外傳。楊貴妃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

文蔚堂

子仁楊妃外傳。楊貴妃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

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

文蔚堂

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

文蔚堂

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

文蔚堂

覆縱橫安可知

屈原塏

在忠州原不當有塏於此意者後人追思為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在父老空哽

咽至今蒼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子仁荆楚歲時記屈

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後人以舟楫救之名曰競渡遂因而成俗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

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

楚子仁南賓古山上有遺塏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

滅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

考折聲名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

持死節

廬山五詠

盧敖洞

圖經云敖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道

上界足官府

續退之詩上界真人足官府

飛仙亦何益

師彭祖問白石生曰何以不服藥升天答

還在此山中

曰天人多有至尊相奉更苦人間耳相逢不相識

堯卿唐僧無本詩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劉希夷詩云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

飲酒臺

博士雅好飲

次公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

空山誰與娛莫向驪

山去君王不喜儒

厚始皇本紀有盧生與侯生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專任獄吏未可為求仙藥乃去始皇

聞之大怒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驪山始皇所葬也次公意者盧生即盧敖也史記所載坑諸生止云坑之咸陽而歐陽率更類書於瓜部中載古文奇字曰秦始皇密令人種瓜驪山研谷中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皆壓死今先生言莫向驪山去則意在此言驪山乃坑儒之處也故

聖燈巖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祕。何必露光芒。夜半驚童穉。次公此本詠聖燈而詩人立新意以為丹之光芒爾

三泉

皎皎巖下泉。無人還自潔。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

次公詩曰三星在隅又傳曰明星之多不如一月之光

障日峰

狀類峨眉但小爾

長安不自遠。

續晉明帝年數歲元帝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異問者之言乎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

蜀客

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峨眉。

次公因山之似峨眉而小所以起蜀客思歸之

與因蜀客歸之句所以引長安之口也王亮卿郾道元水經注云高密水西源出奔山亦曰障日山

廬山二勝

并序

余游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嬾不作詩獨擇其尤者作二首

開元漱玉亭

元序廬山記云開元禪院舊傳梁昭明太子之居樓隱也唐玄宗即位始號開元有招隱橋玄宗所作山南山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峰與雙劍峰在瀑布之傍水源在山頂人未有窮之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為開元之瀑布

高巖下赤口。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

次公以言瀑布也亂沫散霜雪。古潭搖青空。餘流滑無聲。

快瀉雙石硤。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

闕。沈沈水精宮。

子仁海中三神山以白銀為宮闕而世謂湖州為水精宮此皆借字用爾祖可任昉述異記闔閭造

願隨琴高生。

續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樂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

水精宮

蘇東坡詩集注卷四

三

文蔚堂

六方卷
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齊候於水傍設祠屋果
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脚蹋赤鯉公
次公酉陽雜俎唐律捕魚得鯉即放號
赤鯉公輒殺者抵罪以識言鯉為李也
手持白芙蓉跳下清冷
中

棲賢三峽橋

子仁按子由廬山棲賢僧堂記云元豐三年余過廬山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震悼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橋曰三峽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厚前漢枚乘言太山之溜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況此百

雷霆萬世與石鬪深行九地底於九地之下險出三峽

右經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長輪不盡谿次公詩詩不盡長江滾滾來水子欲滿

無底竇次公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為無底之谷名曰歸墟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

狖清寒入山骨次公石鼎詩巧匠琢山骨艸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

瀕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激激半月殼玉淵神龍

近子仁賈誼弔屈原云龍九淵之神龍雨電亂晴晝垂餅得清甘可咽不

可漱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峰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坱圠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厓忽相逼絕壁凜可悸仰觀八九頂俊爽凌浩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兀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巉巖隔江波一一問廟史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鬢拖霞弄修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

猿猱上。反以繩索試石筍。倚孤峰。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穉。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埽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緣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為神物使。子仁永嘉記川江緣岸有仙石。壇有竹。蟬娟青翠。風來拔動。埽石壇壇上無塵。即此類。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峰背。采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緹。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溟濛草樹密。蔥蒨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灌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挂樹梢。磨斧就石鼻。裴回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疾筋力憊。當時伐殘木。芽蘖已如臂。

忽聞老人說。終日為歎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憂。棄去如脫屣。嗟爾若無還。絕粒應不死。

峴山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登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榆柳。大材固已殊。安得同永久。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雷。子仁三星在雷。注云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不可久也。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

萬山時獨不游。問轍而作。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蹙成潭。旋轉山之

四九
趾禪房久已壞。古甃含清泚。下有仲宣闌。綆刻深容指。子仁杜詩因同王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月炯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山川近且秀。不到嬾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篸。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為來此驪山中。複道凌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翠空。林深霧暗迷八駿。朝東莫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峨眉棧。悲風便入清華院。霓裳蕭散羽衣空。麋鹿來游猿鶴怨。續唐明皇於驪山温湯作華清宮朝元閣。陶鼓樓長生殿歲與楊貴妃幸温湯妃能

舞霓裳羽衣曲後安祿山亂西幸入蜀伍子胥諫吳王臣將見麋鹿游姑蘇之臺猿鶴怨字出北山移文八駿周穆王所乘六龍天子所駕也我

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羯鼓樓高挂夕

陽。長生殿古生青艸。可憐吳楚兩醢雞。築臺未就

已堪悲。續楚靈王築章華臺吳王夫差築姑蘇臺長楊五柞漢幸免。續漢武帝建長楊五

柞宮有千門萬戶之多。末年盜賊徧天下幾至大亂。江都樓成隋自迷。續隋煬帝開汴河泛艦為江都之游

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即如圖營建既成。由來留連多喪國。幸之曰使真仙游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樓

宴安酖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戒。續安酖毒見左傳三風十愆見書伊訓

不必驪山可忘國。續唐寶曆中敬宗欲幸驪山時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

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三往以驗彼言

驪山絕句三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歎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

下土阿房纔廢又華清續秦始皇作阿房宮唐明皇作華清宮皆在驪山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續周幽王舉烽火會諸侯以悅褒姒

趙高指鹿為馬以欺秦二世上皇不念前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咫尺秦陵是

商監朝元何必苦躋攀續秦始皇令方士徐福等入海求三神山後葬驪山下唐明皇作朝元閣於驪山

驪山

新灘子仁水經云江水歷峽東徑新崩灘晉大元初山崩水逆流百餘里故謂之新崩灘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顯灘下橫小魚散復合瀟灑如遭烹鷓鴣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鷺誇瘦捷插脚還敲傾區區舟上人薄

技安敢呈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望夫臺

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石四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子仁

武昌山上有婦望夫不歸身化為石即此類

阮籍嘯臺在尉氏東南城隅

阮生古狂達遯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為嘯所發飲為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永安宮

今夔之永安門即古遺址

千古陵谷變

仔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故宮安得存。裴回問耆老。

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

好。誰知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

續先主伐吳與吳軍相拒

於夷陵吳陸議大破先主軍先主還殂於永安宮

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

續蜀兵既敗諸

葛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

步有泉依山涌。列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

世亂則竭者也。

堯祖自華以西名山七其四曰岐山徐廣云即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

箭括嶺子敬相山野錄云雍熙二年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涌出相傳時平則流亂則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潤

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涌澄澗甘潔而太宗嘉之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

碑兀。

續周興鸞驚鳴於岐山今為鳳翔碑兀次公郭璞江賦巨石碑兀以前却

清泉長與世窮通。至

今遊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

援詩黍離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東山我徂東山零雨其濛

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莫號風。

續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息壤詩

并引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

於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

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

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余感之。乃

為作詩。其辭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敕下
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
之怒。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
民前知。是役於民。無是墳者。誰取誰予。惟其的之。
是以射之。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四

